

千古沈音  
大匠義執

留名萬古香

之剛 唯我人

一倚佳尚時黃國

流芳古底幽沈音

# 中國史學 與世界史學

杜維運 著

三民書局總經銷

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是世界史學的主要遺產。兩者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不通聲息；兩者各有輝煌的成就，而亦各有所蔽。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史學風靡天下，至二十世紀後期，後現代主義崛起，襲擊史學，極盛的西方史學，遂陷於絕大危機，史學宮殿，搖搖欲墮。值此危機之秋，中國史學的世界價值呈現。中國史學能濟西方史學之窮，而無其敝；中國史學能為世界史學闢新猷，增內涵，而使人類歷史綿延發展。本書詳論之，惟幸有志於比較史學者諒正之。

ISBN 978-957-41-5669-6 (601)



9 789574 156696

NT. 270



古今中外  
一統俱商  
流芳百世

# 中國史學 與世界史學

杜維運 著

三民書局總經銷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 / 杜維運著. -- 初版一刷. --

臺北市：杜維運發行：三民總經銷，2008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41-5669-6 (平裝)

1. 史學 2. 中國

601.92

97015128

◎ 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

---

著作人	杜維運
發行人	杜維運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8年11月
編號	C 00330
定價	新臺幣270元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41-5669-6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序 言

1952年當我從臺灣大學外文系轉到歷史系時，就立下志願，研究中國史學史，從清代始，向上逆溯。1962年負笈英倫，側身劍橋大學，與西方世界相接，瞭解西方史學的興趣驟增，於是傾力閱讀西方論史學之書，如醉如癡，迄於1964年回國，閱讀約數十冊，初見西方史學的美富，無限歡欣。惟在閱讀之際，偶然遇到西方史家論及中國史學處，覺其議論有極精當者，亦有甚值商榷者，於是草成《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於1966年出版。此後繼續鑽研西方史學，所見及西方論中國史學的言論益多，乃於1978年至1980年之間，改寫《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字數增至一倍以上，學林許其有溝通中西史學之功，然自我評論，則覺不足。西方史學，浩瀚無涯，中國史學，自己所認識者，亦未至澈底。因此從1981年起，一方面繼續深入瞭解西方史學，一方面計畫撰寫一部全面性的中國史學史，以擴大對中國史學的認識。2004年三卷本的《中國史學史》寫成，字數近八十萬言，中國史學的大脈絡、大建樹湧現，亦於關鍵處與西方史學相比較，所得的新認識，與以前迥異者，為中國史學的世界地位，有不亞於西方史學者。西方史學，論述精闢，方法新穎，分析細微，組

織周密，中國史學，落於其後。然中國史學有數千年史官記事不絕的傳統，大量直接的史料存留下來，世界萬國，皆無此制度；中國設立史館修史的制度，為中國留下最詳實的一部正史，舉世無此史學遺產；中國自上古時代起，即出現了世界史的觀念；中國史學的和平思想、人文精神，瀰漫於史籍之中；中國史學，記實、求真，傳統悠久；中國史學，精細、詳贍、博大，甲於全球；中國史學亦汲汲以人類文明史為旨歸。凡此，都是中國史學的世界價值，可濟西方史學之窮，而為世界新史學闡新猷。在此觀念下，遂決計新寫《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一書，以宏揚中國史學於世界。非局限於本位主義，祇望中國史學能為世界正視而已。

蘋果能否與橘子放在一起作比較，是西方反對比較史學的理由，然而站在水果的大範圍內，二者是可以互作比較的。其所採用的方法，則與一般的研究不同。一般多採用原創研究 (original research) 的方法，自原始資料，深入細緻的研究。比較史學則以所涉廣闊，一一作原創研究，勢所不及。於是不得不採用綜合研究 (synthetic research) 的方法，博採中外的論述，濟以個人的研究，期於到達新創的境界。集眾腋以成輕裘，比較史學乃大。

拙著綜合了中外學者的論見，也綜合了個人以前的研究。近六十年沉淫於史學之中，凡遇到中外學者討論史學的言論，皆劄記別紙。其精當者，置於座右；其待商榷者，亦存留之，期於參伍錯綜以求其是。個人的研究，《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是初步比較中西史學的異同優劣；《中國史學史》一書，係自原始史學資料，歸納分析，以見中國史學的世界價值；《史學方法論》

一書，目的則在熔合中西史學方法於一爐。三者作了本書的前驅。藉綜合以創新，是作者的微願。

在麥當勞、星巴克遍布世界的今天，中國史學進入世界之林，應為順應潮流。是書之作，或不容已。惟幸海內外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2008年3月杜維運自序

# 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

## 目次

序 言

第一章 引 論 1

第二章 西方對中國史學的認識 7

第三章 中國文化中的歷史觀念與史學的綿  
延發展 53

第四章 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與修史事業 79

(一)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 79

(二)中國的修史事業 90

第五章 中國史學的精細、詳贍與博大 109

(一)中國史學的精細與詳贍 110

(二)中國史學的博大 122

第六章 中國史學中的記實與求真 131

(一)記實 132

(二)求真 138

第七章 中國史學中的思想、理論與方法 163

(一)史學思想 163

1. 經世思想 164

2. 和平思想 167

3. 會通思想 170

(二)史學理論 173

1. 疾虛妄 173

2. 「史才三長」論 180

3. 「史德」說 181

(三)史學方法 184

1. 比較方法 185

2. 歸納方法 189

3. 參伍錯綜以求其是的方法 191

## 第八章 中國史學與人類文明史 199

## 第九章 中國史學的缺陷與所應西學於西方者 213

(一)概說 213

(二)中國史學的缺陷 214

1. 神聖獨立的史官中，非無曲筆逢迎者 214
2. 集眾官修的正史，每見繁蕪、陋劣之作 215
3. 紀傳體例，能現歷史萬象，而有見樹不見林之弊 215
4. 宋以後流行的史論，不能與西方的歷史解釋相比擬 217
5. 西方漢學家的評論 217

(三)中國所應西學於西方者 220

1. 兼採西方史學體例 220
2. 融合西方史學方法 220
3. 會通西方史學理論 221

## 第十章 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的建立 225

(一)蘭克史學的冠冕地位及陷於危機 225

- (二)比較史學的魔杖神力  
——以中國史學濟西方史學之窮 228
- (三)世界史學的建立 232

## 第十一章 世界新史學的展望 239

- (一)建立及時記載天下事的制度 239
- (二)擴展遼闊的世界史學視野 240
- (三)撰寫全人類的歷史 241
- (四)維護歷史神聖獨立的尊嚴 242
- (五)發揚歷史客觀、公正的精神 243
- (六)治中西求真的史學方法於一爐 244
- (七)發展敘事、解釋、分析、綜合的藝術 244
- (八)培養史學家的優美氣質 245
- (九)正視新史料的叢出與新技術的訓練 246
  - 1. 新史料的叢出 246
  - 2. 新技術的訓練 247

## 第十二章 結 語 251

## 參考書目 257

## 第一章 引 論

茫茫宇宙之中，被希臘詩人形容為最神妙的人類①，出現於其間，是極富詩情畫意的。宇宙初開，渾渾噩噩，萬物並生，人類生於其間，可能歷時已數十萬年或百萬年以上。「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②。洪荒時代，人類能生存，像是意外。近代考古人類學家從地下發掘出來的石器，說明原始人類以石器取食及自衛的情況。處於洪水橫流，禽獸逼人③的環境，人類歷盡艱辛以生存，寫成歷史，必然精采。惜其時文字未創，書簡闕如，曲折過程，盡變虛無。「萬古飛鳥過」，百萬年歲月，遂如一瞬間過去了。

四、五千年前，人類發明了文字，人類真正的文明，自此開始。用文字記事，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盛事。人類的生活情形，演化狀態，所創造的優美文化，所掀起的驚心動魄事件，一一記載，人類近五千年遂盡現絢麗、生動、變幻、擾攘的新頁。百萬年漆黑，五千年光輝閃耀，歷史的珍貴，誰能否認？

歷史怎樣寫成？寫歷史的史學家，所採用的方法，是否客觀謹嚴？所保持的態度，是否公正超然？其思想與觀點，所發生的影響如何？其寫成的內容，周密可靠的程度如何？這一些，又涉及到所謂史學的問題了。所謂史學，西方相對的名詞是

historiography，猶如歷史與 history 相對。歷史事件發生了，當時或稍後被記錄下來，這是原始的歷史記錄，也就是所謂原始的史料。這些歷史記錄是史學家據以寫成歷史的基本。史學家批評其真實程度，運用獨特的思想與方法，參伍錯綜各方面的證據，寫成體大思精的歷史巨著，一套歷史著述的史學，於是就展現了。至於歷史如何發展，其軌跡是否可尋？其意義是否可見？決定歷史發展的因素是什麼？歷史的遠景怎樣呈現？討論這類問題，就是另外一套歷史發展的史學了。孔子寫《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是歷史著述方面的史學；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sup>④</sup>之說，是歷史發展方面的史學。史學，史學，如此界定，應屬適當。

世界上出現的民族，不是都有興趣記錄往事。有些民族，永遠無意於知其過去。他們有時為視發生於過去的事件若泡沫的哲學或宗教所支配，看一切像在風中飛舞的枯葉，了無意義。有些民族像是離說神話故事的階段不遠<sup>⑤</sup>。兩個大的例外，是中國民族與西方民族。中國民族在上古時代文字發明的伊始，就已有興趣記錄往事了。西方可溯至古典的希臘，遠一點可溯至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也已有了記錄往事的事實。記錄往事是史學出現的前驅。大約記錄往事的傳統延續到相當時期以後，而史學出現。人類的歷史時期，長不過五千年，人類的史學時期，不超越三千年。有些民族與地區，甚至從與史學無緣<sup>⑥</sup>。從悠久的歷史，蔚為綿延不絕的史學，在人類文化史上，是極為值得珍視的一種發展。這種值得珍視的發展，也最能從中國與西方世界看到。

中國自上古以來，史學廣續發展，兩千餘年，未嘗一日中絕。

其盈積的歷史記錄，可以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一類的名詞來形容；其寫成的歷史，從通史到斷代史，具體、詳贍，創世界未有的記錄；批評史料、討論史學的專書，出現於第八世紀，像是史學的奇蹟。凡此，都說明中國史學的卓越成就。其餘力復開闢了鄰近國家日本、韓國、越南的史學<sup>⑦</sup>。

西方世界自希臘、羅馬時代起，史學即現奪目光彩，中間雖有將近一千年的史學黑暗時期，然自文藝復興以後，史學繼續發展，寢假至十九世紀而出現史學黃金時期 (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大史學家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所倡導的科學史學，風靡寰宇，舉世史學，皆俯首於西方史學之下。形勢所趨，如飄風，如驟雨，莫可遏止。以中國方面而言，自十九世紀末葉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史學界傾慕西方史學，如醉如癡，而痛斥中國史學之聲，則不絕於耳。如徐仁鑄云：

「西人之史，皆記國政及民間事，故讀者可考其世焉。中國正史，僅記一姓所以經營天下保守疆土之術，及其臣僕翼戴褒榮之陳述，而民間之事，悉置不記載。然則不過十七姓家譜耳，安得謂之史哉？」<sup>⑧</sup>

這是批評中國歷史為帝王家譜而不記載民事。聲譽滿全國的梁啟超亦云：

「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

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sup>9</sup>

這是批評中國史學不能創新，陳陳相因二千年，於是進一步就批評中國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了。<sup>10</sup>

洵洵之論盈天下，於是兩千年以來中國史學所奠定的權威地位，大為動搖。模仿西方史學體例，採用西方史學方法，以撰寫新的國史，變為近代中國史學界的風氣。史學家勇於拋棄紀傳、編年二體，而以西方的新紀事本末體作秉筆的極則，選題詳述，溯其淵源，明其發展，而窮其究極；歷史的背景、潮流、影響，皆不殫縷述；人物的傳記，由簡言直敘，而長篇巨製，曲折鋪陳；考訂史料，也不奢言乾嘉傳統，而以德國的歷史考證學為嚆矢。趨勢如此，西方史學的威勢可知。

正當西方史學風靡天下之時，西方的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逆流而進入史學之中，掀起西方史學的最大危機 (crisis)。

後現代主義係對現代主義 (modernism) 的反動，不滿現狀，不服權威，勇於創新，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初起約在 1960 年代末期，其涉及的範圍，為建築、藝術、哲學、文學、史學、政治、社會、法律等廣大領域，其影響於史學較晚，

然最嚴重<sup>①</sup>。史學家憂心後現代主義最低限度將摧毀歷史，甚至於整個歷史事業 (historical enterprise)，為之蕩然以盡<sup>②</sup>。如他們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真理 (truth)，沒有客觀 (objectivity)，沒有真實 (reality)，歷史是推論 (discourse)，意識形態的化身，史學家的語言遊戲 (language game)，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這是極為驚人的議論；從文獻 (texts) 中他們也不認為有故事 (story) 能敘述出來；歷史上更沒有所謂連貫 (continuity)、和諧 (coherence)、一致 (consistency)；史學家所盛倡的移情 (empathy)、想像 (imagination)，設身處地地進入歷史之中，他們同樣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們尤其堅持歷史對現代及未來沒有任何功用<sup>③</sup>。持論如此，於是有人宣佈歷史已經死亡 (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歷史已經煙消霧釋 (the 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歷史已經到了盡頭 (the end of history)。這真是摧毀歷史的駭人之論了！人類歷史，遭遇到最大的挑戰，西方史學，遂陷於危機重重之中！

西方發展兩千餘年的史學，值最盛之時，而出現最大的危機，是人類史學史上令人震驚的大事。中國史學，兩千餘年盛況不衰，而從未出現類似危機，東西情況不同如此，文化背景的差異，史學內容的分歧，都是因素。所以中西文化與史學的比較，是今後學術研究的新猷。拙著擬從中西史學的比較，探尋史學的真理，冀望有裨於世界史學的建立。蚍蜉撼樹，自知力微，惟幸海內外垂教焉。

① Sophocles, *Antigone*, II, pp. 332–333.

- ② 柳宗元《柳河東集》〈封建論〉。
- ③ 《孟子》〈滕文公上〉云：「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堯的時代如此，洪荒時代可知。
- ④ 《孟子》〈滕文公下〉。
- ⑤ 參見 Herbert Butterfield,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 in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Cho-Yun Hsu & William H. McNeill, eds., *O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1971, p. 20.
- ⑥ 沈剛伯師於〈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一文云：「古代的民族，像埃及、蘇米爾人、巴比倫、亞述、希伯來人與波斯等，他們統統留下了各種不少的文字記錄；但這些都只是他們的歷史記錄，而不能說是他們的史學。在古代，有史學的只有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希臘。」（收入《沈剛伯先生文集》，原載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徵信新聞》。）  
Herbert Butterfield 於《歷史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一書中云：「有些國家和文化，印度尤其是其中重要者，以前未有我們今天所謂的史學。」(*The Origins of History*, 1981, p. 208.)
- ⑦ 詳見朱雲影〈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一文（載於《大陸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九、十、十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五至六月）。
- ⑧ 《湘學新報》第三十期。
- ⑨ 〈新史學〉，載於《飲冰室文集》第四冊。
- ⑩ 同上。
- ⑪ Beverley Southgate, *History: What and Why?* Routledge, 1996, p. 7.
- ⑫ Keith Jenkins, ed.,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Routledge, 1997, p. 8.
- ⑬ 後現代主義者如 Diane Elam, Jain Chambers, Roland Barthes, Keith Jenkins, Gabrielle Spiegel, Hans Kellner, Michel Foucault, Hayden White, F. R. Ankersmit, Jean Baudrillard 等都有類似的言論，詳見拙文〈後現代主義的弔詭〉（原載《漢學研究通訊》總八十一期，收入拙著《變動世界中的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頁70-81）。